

# 蒋春霖词的苦难书写

杨柏岭\*

**[摘要]** “诗史”(“词史”)思维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士人苦难书写的传统。蒋春霖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人生苦难,承接鲍照《芜城赋》的创作传统,以凄凉之笔刻画咸丰年间的战乱氛围;心揣“杜鹃啼血”之哀,描绘乱离行役之人的悲情;秉承传统的悲秋之愁,书写“军中九秋”的苍凉主题;深感“感士不遇”之恻,对自己天涯沦落的身世发出无尽喟叹。蒋春霖的诗性人格及其遭际,促使其词延续并强化了中国文学“穷而后工”的艺术精神。

**[关键词]** 蒋春霖;《水云楼词》;词史;苦难书写

## 引言:从“词史”到“苦难书写”

受到杜甫“诗史”思维的影响,“词史”思维亦于明末清初萌芽,至清代周济有感于嘉、道期间的社会盛衰之变,正式提出“词亦有史”之论。随着内忧外患的晚清时局的到来,富有“词史”意义的词作相继问世。其中,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蒋春霖(1818—1868)填词,便多写太平军攻克江南时人们的离乱行役和身世之感。咸丰七年(1857),徐鼐《水云楼词序》指出蒋春霖词有“帘雨阑珊,念家山于破后”的特点;十一年(1861),褚荣槐《水云楼词序》指出其词“时或《芜城》作赋,山阳闻笛;吟杜陵《出塞》之章,洒新亭高会之涕”;至谭献评蒋氏《踏莎行·癸丑三月赋》,便明确说“咏金陵沦陷事,此谓词史”,总论又云:“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sup>①</sup>此后,以“词史”评说蒋春霖词的特点,便为论者所共识。

蒋春霖论词主张“词祖乐府,与诗同源”(李肇增《水云楼词序》),可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创作传统,也是蒋氏填词的要求之一。因此,刘毓盘在《词史》中指出的“言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sup>②</sup>,颇能得蒋春霖词的要领。只是长久以来,人们受到谭献的双重影响,或看重蒋春霖“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sup>③</sup>的词史地位,分析其作为“词人之词”以情取胜的特点;或看重蒋春霖被视为“诗家老杜”的地位,欣赏其词的叙事特点。那么,言情与叙事是如何统一在蒋氏词中,则很少有人去真正研读。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以来受到西方叙事文学及其文学“再现”理论的影响,

\*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41000。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乾嘉以降词史演进的文化学考察”(12BZW055)阶段性成果。

①③谭献辑:《清词一千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第254页。

②刘毓盘:《词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论者在解读蒋春霖词的史诗性质时,往往多强调其反映社会的功能,而对词人个人的人生体验重视不够。因此,仅以“词史”、“词家老杜”,并不足以把握蒋春霖词对社会、人生的书写内容。于是,研究者们一方面承认蒋春霖填词或因时事而发,或托事寓意,另一方面又指出其所写之事非身历之果。这些貌似揭示了蒋春霖词的特点,而实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主张,均因未能尊重“中国文艺在心理上重视想象的真实大于感觉的真实”,以及“华夏文艺及美学既不是‘再现’,也不是‘表现’,而是‘陶冶性情’,即塑造情感”的艺术传统<sup>①</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杜甫“诗史”到蒋春霖“词史”作品,所反映的对象主要就是人生的苦难事件与苦难体验,传承了中国儒家诗学“穷而后工”的精神。在儒家士子忧患意识的引导下,传统诗史类作品的“苦难叙事”多表现为一种伦理化的叙事模式,善恶、忠奸、治乱的较量既是苦难的根源,也是苦难的呈现,诗人们既忧国、忧世、忧民,也忧时、忧生、忧己。从而,在叙说苦难事件、抒写苦难体验中,表现出一种群体与个人互相纳入的叙事方式,并时时流露出人生如寄、命如朝露的生命体味。蒋春霖为人为词,“综其一生,忧时念乱之怀,牢落坎壈之遇,而一以倚声出之”<sup>②</sup>。其词“忧时念乱之怀”,始终不离其个人“牢落坎壈之遇”的人生苦难体验,故其词即便部分作品所叙并非身历之苦难事件,但毕竟“耳闻目睹了社会乱象,其词多着眼于社会图景、民生疾苦,其中的情感具有历史化的特点”<sup>③</sup>,同样沉郁苍凉,感人至深。

## 一、“芜城作赋”之悲与战乱氛围的凄凉刻画

南朝宋之鲍照《芜城赋》出,“芜城”便成为中国士人苦难叙事中极具象征性的符号。它在由繁华到荒芜的时空变迁的基本内涵中,以乱后荒草漫生的废墟为外,以“天道如何,吞恨者多”(鲍照《芜城赋》)的生命悲感认识为内,寄寓着中国士人对兵戈战乱的惶恐与谴责、历史兴亡之慨、世态炎凉之叹以及生命渺茫之思。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诗歌中,通常不用坍塌的建筑和房屋等来描写废墟,而用杂草丛生来形容废墟。”<sup>④</sup>此说未免有些绝对,但较之于“断壁残垣”等,“杂草丛生”更能凸显“废墟”的持久性。进而,“芜城”成为中国士人苦难象征的经典符号,与鲍照《芜城赋》所写的广陵(今扬州)兴废无常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清代扬州士人姚文田《广陵事略序》云:“维扬为南北要津,自秦汉以后,扼于戎马之冲。其郡县之废兴,疆域之分并,视他郡特多故焉。”<sup>⑤</sup>也正因为扬州具有这一特殊历史境遇,致使它获得了“兴、废”“两重的文化遗产”<sup>⑥</sup>。

蒋春霖平生主要生活在扬州、海陵地区,故其刻画咸丰兵事所带来的创伤,“芜城”符号及其附着的感伤情怀,便自然纳入其词心之中。《一萼红·清明前一日……》云“剩取凄烟楚雨,愁画芜城”、《金缕曲》(雪净梅根土)词序云“乙卯初春,将之扬州,或以芜城为言,悄然而止”、《忆旧游·小舫太守命题从军纪旧图》云“算剑影干霄,橈枪自堕,肯赋芜城”……可以说,身处乱世,又遭遇乱离之痛,蒋春霖总是以一双惊悚的愁眼观望着他身处的世界,心中残存的多是“凄烟楚雨”(《一萼红》)般的情绪,弥漫着战乱带来的凄凉氛围。如《探芳讯·瓜洲夜渡》以夜渡瓜洲为背景,在由“暮”、“残月”、“星火”至“晓色”等词语提示出的时间推移中,词人听到了远处的钟声、鼓鸣,近处的浪击船舷声、渔笛声、篷背的潇潇细雨声;见到了天上的荒荒残月、微茫星火,江边的菰芦、霜树。与一般意义上羁旅行役词借景抒发飘泊之感略有不同,此阕除了借惨淡之景抒写凄凉惶恐心绪外,下片“剩鸭宿孤村,雁惊遥戍”

①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32页、第222页。

②周念永:《水云楼词跋》,《水云楼词》三卷,江阴先哲遗书本。

③杨柏岭:《文廷式的词学主张及其近代意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④⑥[美]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注3、第10页。

⑤姚文田:《广陵事略》,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页。

句,不经意间点染出战乱气息,从而赋予了瓜洲夜渡所见惨淡景致的社会内涵。与此类似的,还有《凄凉犯·夜泊万福桥》一阙。万福桥在扬州东郊,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丰二年(1852),历数年修成。然其命运并未“万福”,修成次年(1853)便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恶战中毁之一炬。据词意,蒋春霖夜泊万福桥时,此桥尚存,然词人避“万福”之吉祥名而不谈,“写烽烟流离之状,恍同亲历”<sup>①</sup>,极易令读者产生“藏笔”之联想。上片重在刻画景物,“平芜黯淡,连鸦阵、危滩时响风叶”、“听风激、哀笳乱咽”,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势氛围;下片云“谁念荒江外,铁甲生寒,泪花冰结。枕戈梦短,坏云堆、饿鸱啼绝”,乃是千军万马于寒夜冰霜中枕戈待战的想象,可见距离这场抹杀“万福”的战争已经不远。

除了这些写景忧时之篇,蒋春霖还有多首直陈时事之作。如《踏莎行·癸丑三月赋》以“赋”命题,实借伤春“咏金陵沦陷事,此谓词史”<sup>②</sup>,“赋”已“比兴”化。所谓“赋”,只是借赋之“体物”之意,强调所写为时事,以及所写内容的客观性。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日,太平军克南京,二十二日克镇江,二十三日克扬州。此词上片云:“叠砌苔深,遮窗松密。无人小院纤尘隔。斜阳双燕欲归来,卷帘错放杨花入。”这错放入的无品性的杨花,显然喻指攻克原本繁华安宁的扬州的太平军。下片写暮春衰颓之景,托寓太平军攻克扬州后,整座城池“一夜转平芜”的凄凉氛围。除了表现对太平军破坏力的仇视态度,词人对清廷日薄西山、软弱无力如“斜阳”、“老红”的叹息之情,亦平添“芜城作赋”之悲。吴世昌曾评“老红吹尽春无力”句“总是不妥帖”,是未能体会出词人以“老红”喻清廷、恨其不争的扼腕之情,而他又说“可怜愁满江南北”句“仍嫌空泛不恳切”<sup>③</sup>,从历代诗人屡有类似表述看,的确有“空泛”之嫌,然若从词人个体感受说,此“愁”又不失为内涵丰富的恳切之语。

同样刻画扬州乱后景象的,还有《扬州慢·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贼趋京口,报官军收扬州》。上片通过“野幕”与“巢乌”、“旗门”与“噪鹊”、“斜阳颓阁”与“双雁”、“空营”与“梅花”等图片,剪接成太平军退出扬州后荒凉甚至是凄惨的战场景象;同时,以“过沧桑一霎”喻说太平军攻入扬州又退出之事,“又旧日芜城”在言其对扬州的破坏中反映词人对太平军的蔑视态度。下片“劫灰到处,便司空、见惯都惊”句承转自然,承接上片扬州乱后景象,转向对时局的评论与喟叹:既委婉讥讽障扇遮尘、于别墅中围棋赌胜的达官贵胄们(此时琦善为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于战后不恤民生的行径,又叹息太平军仍如流萤、鬼火在月黑风高之夜阴魂不散的游荡。太平军虽撤出扬州,然南国天空依旧烽火连天,令词人不得不痛心疾首,足见其忧时盼捷之心。因此,谭献从诗以风雅、美刺为旨归的诗教观念出发,评此阙云:“赋体至此,转高于比兴矣。”<sup>④</sup>“论诗尊‘比兴’,所尊的并不全在‘比’、‘兴’本身价值,而是在‘诗以言志’、诗以明道的作用上了。”<sup>⑤</sup>蒋春霖此阙虽用赋笔铺陈扬州战后荒凉景象,然其美刺用心、期盼南国廓清之志甚为明显,故得到主张“折中柔厚”说的谭献的称赞,实属自然。

## 二、“杜鹃啼血”之哀与乱离行役的悲情描绘

“啼鹃”的典源较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周末蜀地君主望帝国亡身死、魂化杜鹃的传说。此后,众多典故融合,“啼鹃”渐次演化为彰显儒家伦理精神的悲情符号,以及“苦难叙事”的重要形式。一则指虽蒙受冤屈却有不忘故国的忠魂,成为士子创作“诗史”篇章的动力;二则因鹃啼似“不如归去”之声,进而融进了乱离多阻、行役不已等思归、哀怨的情怀。蒋春霖在词中亦屡屡道及,典型的如《淡黄

①惠瑜:《筠轩漫录》,《同声月刊》1940年第1卷第10号。

②④谭献辑:《清词一千首》,第246、第248页。

③吴世昌著,吴令华辑注,施议对校:《词林新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⑤朱自清:《诗言志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柳·扬州兵后，平山诸园林皆成榛莽……》一首以扬州为中心，上片自喻扬州平山诸园中的寒枝病叶，历经战乱之苦，“写遍残山剩水，都是春风杜鹃血”；下片写别后清游消歇，“怕伤心、又惹啼莺说”，真可谓“写乱后萧条的境界，倍觉凄楚”<sup>①</sup>。

咸、同时期，“兵戈方盛，人士流离，渡江而来，率多才杰”（宗源翰《水云楼词续序》），蒋春霖似未亲睹太平军与清军之战，众多流离至泰州、海陵的人士及其他人的诉说，便成为他对这场战争的刻骨铭心的印象。因此，蒋春霖笔下的“啼鹃”亦多是乱离者的心曲，如《齐天乐·用碧山韵送人归楚南》“那不还乡，杜鹃啼后更愁绝”，《换巢鸾凤·嘉禾周存伯工填词，移居杭州横河桥，未几避兵过江，为述旧事，时复凄绝》云“无奈啼鹃，尚声声、隔江催唤人归去”，等等。而记录这些人物逃难经历，由个体命运史折射时势人心，自然也就成为蒋春霖创作“词史”之作、书写人生苦难的重要内容。如《台城路·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词便着眼于逃亡经历展开。因金丽生自叙逃难经历，词人“感成此解”，重在写听后的“感受”。落笔“惊飞燕子魂无定，荒洲坠如残叶”，以惊飞燕子喻说自金陵围城逃出的金丽生，以残叶坠落形容金丽生逃出后避雨沙洲之状，接着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角度渲染逃难者惊魂未定的惊悸感、险恶感、饥饿感，歇拍“剩罨网离鸿，怨啼昏月。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可谓点题之笔。虽系听闻，然词人的造境能力极强，“状景逼真，有声有色”，将自己所遇之穷融入对他人逃亡的想象之中，渲染萧寂之况，亦是蒋春霖的“言为心声”<sup>②</sup>。从词序看，此词当以叙事为主，但“叙事而不以事实作为填词料，提空而写心灵颤抖状，这是倚声妙擅之处，空灵也由此而出”<sup>③</sup>。

除了流离人士，歌女与战争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常见题材。歌女，本身就是漂泊者。人在天涯，如柳絮，似杨花，而战争进一步催化了她们的漂泊感，“天涯歌女”形象更能彰显战乱中人的命运遭际。蒋春霖乃多情之人，又性复倜傥，与歌妓交往频繁，其中有多首描绘遭遇兵戈的歌妓词。如咸丰四年（1854）春，《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陷“贼”中数月，今春见于东淘，愁蛾蓬鬓，不似旧时矣》云仅数月之隔，原本风采照人的歌妓，如今“风前忽堕惊飞燕。鬓影春云乱”，足见兵戈之乱对人的摧残。身为歌妓，原本就被人视为杨花，然这位秦淮歌妓“而今翻说羡杨花”，因为“纵解飘零犹不到天涯”。此时的高蕊“琵琶声咽玲珑玉。愁损歌眉绿”，声咽眉愁，仍显惊悚之色。然而比她更沉痛的还是词人自己，于是他在歇拍劝说高蕊“酒边休唱《念家山》”，因为“还是兵戈满眼路漫漫”，时局未明，沦落命运，依旧未卜。当然，逃亡而活的高蕊还是幸运的，像《甘州》（悔年时）词所说的“洪彦先与秦淮女子有桃叶渡江之约，未果而金陵陷，不可寻问矣。彦先哀之，为赋此解”，这个故事就更为凄凉。

蒋春霖也描写家庭妇女遭遇兵戈乃至亡卒之事，同样令人感喟不已，如《庆春宫·高茶庵妇死于兵，作〈空江吊月图〉》。陈嘉（？—1861），字子淑，有《写麋楼诗词》，与其夫高望曾（茶庵），“时人比之嫫媿仙眷”<sup>④</sup>。陈嘉性至孝，有忠义，《浙江忠义录》陈氏转载，高望曾“曾捐职山东典史，将行而寇至，辟居皋亭山，旋寓绍兴府，后复返杭。咸丰十一年冬，城再围，食且尽，陈购粟食姑，而自食糠核，城陷，奉姑出城，既渡江，会天雪馁甚，陈乃属姑于妯娌而死”<sup>⑤</sup>。高望曾之友丁绍仪对陈嘉死亡细节记载更详，且云，陈嘉亡后，“茶庵恫悼不已……并绘《空江吊影图》”<sup>⑥</sup>，遍征词家题词。蒋春霖此作上片以叙说陈嘉之死为主线，落笔“惨月啼鹃，荒滩警雁”，即营造了悲情氛围，“心指潜渊，银瓶问绝”句直写她投江细节，令人唏嘘；下片着眼于高望曾的思念，极力刻画他彳亍江湄、悲痛欲绝之态。同时，蒋春霖更善于造境抒情，“惊飙乱起，满地青枫，弥望秋磷”，刻画战争环境，可谓惊恐阴森；“戍笳吹断，叹

①唐圭璋《蒋春霖评传》，《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17页。

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72页。

③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79页。

④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963页。

⑤浙江采访忠义局编：《浙江忠义录》卷十，《清代传记丛刊》第61册，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第724页。

⑥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六，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784页。

钗钿、仓皇路尘”，描绘因战乱奔走之态，可谓凄惨惊恐；抒写高望曾空江吊月（影），又是悲情绵绵；而词人悲痛之情、同情之叹尽在其中。虽是题画词，实则是“啼鹃”声催泪下的感事之篇。

### 三、悲秋之愁与“军中九秋”的苍凉主题

悲秋乃中国文士之传统，也是文士“苦难叙事”的重要对象，因此，悲秋文学甚为丰富。秋季三个月九十天左右，故有九秋之说。冠名“九秋词”者，亦大有人在。明末宋子屏有《九秋稿》，陈子龙撰有《宋子〈九秋词稿〉序》，且云“然则秋何与于人哉？而楚大夫犹然悲之”，指出中国文士悲秋传统已嵌入屈子眷国之精神，其所悲并非“一人之私悲”，而是“悲天下之人”；面对四时代谢之秋，文士一旦“感之而不知，触之而不痛”，那么“秋”之文化意蕴即会消失，“而文人之技亦已穷矣”。<sup>①</sup>嘉道之后，士人所作“九秋词”也较丰富。如黄钧宰平生偃蹇不遇，其《金壶浪墨》卷五云，道光二十九年（1849）南闱，“大吏奏改试期十月，先于九月九日启行，作《九秋词》，调寄《百字令》分赠九人”，依次有《秋云》、《秋风》、《秋花》等，“皆各如其人之地位”。<sup>②</sup>沈涛（匏庐）守洺州时，幕中唱酬，后编有《洺州唱和词》一卷，收边浴礼等八人唱和词作，其中便有《九秋词》。据边浴礼《空青馆词稿》卷一云，此“九秋词”只是赋咏秋物之意，创作人数、赋咏对象等并无限制，如其《九秋词·和沈匏庐太守韵》所咏对象分别为秋林、秋寺、秋烟、秋砧、秋桥、秋镫、秋衾、秋蝉、秋虫、落梅等。后来像周钺（字左麾）亦作有《九秋词》，林葆恒辑《词综补遗》录其《满庭芳·秋桥》、《曲游春·秋簾》、《沁园春·秋萤》等三阕。

虽说悲秋乃中国文士叙述苦难之传统，然而蒋春霖对“秋”的生命体验仍十分突出。那些直面兵戈乱世的惨淡世界与惶恐心情之作，如《探芳讯·瓜洲夜渡》“数声渔笛吹秋起，往事空烟浦”，《垂杨·送陈百生北游》“戍鼓惊秋，梦魂还渡桑乾水”等，自不必多言，其余如写景状物、叙写人物遭遇等，亦多弥漫着浓浓的悲秋氛围。像《高阳台》（暗水平桥）所云：“才一番寒，微黄却上蒹葭。瘦腰不恨秋来早，恨秋来、偏在天涯。”即便如言情词《琐窗寒·荒江晚泊，清寒送秋，记去年款红轩茗话，正此时也》亦云：“扁舟暝宿，冷月稀星孤伴。绕空江、芦花夜明，去鸿影淡烟岫远。又寒莎、两岸鸣虫，絮语惊秋换。”即景抒怀，道出了“情”因分别而伤、“人”因秋换而痛的悲感之美。还有悼亡词如《庆春宫·秋宵露坐，时妇亡四月矣》也是即景抒怀之篇，上片由“蚓曲依墙，鱼更隔岸，短廊阴亚蔷薇”等地面景致，经“露幕闲阶，微凉自警，无人泥问添衣”现实之“人”的过渡，思念之情随孤鸿升天，“绳河低转，梦冷嫫娥，香雾霏霏”，想象嫫娥之孤清。下片回忆往日缠绵之情，抒写妇亡之恨，然由“当时曲槛花围”至歇拍“茫茫此恨，碧海青天，惟有秋知”，演绎着上片同样的思路。此种空间置换，合乎“悼亡”心理：既有人亡而后能“升天”的世俗心理，又有尚存之人面对亡者的空寂相思。尚存之人，现实也；逝去之人，虚拟也；词人的思情便在虚实之间徘徊，绵绵不绝。

蒋春霖参与“军中九秋词社”，堪入近代词坛的大事记。冠以“军中”，显然与咸丰兵事有关。兹以第一首《霓裳中序第一·秋袴》为重点，概说此组词特点。该词云：

霜华坠帐角。信逼西风秋絮薄。空外玉砧又作。念孤戍远情，征衣齐索。罗纨怨错。算路遥、归梦难托。君恩重、碧绡分锡，冷辟阵云恶。非昨。羊裘轻缚。衣短后、西山射鹄。承平犹滞旧约。马背空寒，挟鼻谁著。暮笳喧万幕。料挟纊、军心共乐。边城静，虎文斑绣，笑看倚麟阁。

袴，古代一种对襟的单衣，亦指裤子，此处代指征衣。此词多处用典，借助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征夫

<sup>①</sup>陈子龙：《陈子龙全集》（中），《明清别集丛刊》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11页。

<sup>②</sup>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五，《黄钧宰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模式,抒写君恩深重,将士为报君恩,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首先,词人通过“军中九秋词”中“霜”这一核心意象的书写,着力渲染疆场的恶劣环境,极力刻画军旅生活的艰辛与战争的残酷,凸显了“九秋词”的苍凉意境。

其次,尽管所咏为军中之物,然咏物实则咏怀;题中未见人,然词中皆在写人。如《秋袴》便以征衣为线索,把将士孤戍远情、思妇怨情、君王恩重等贯穿起来,而重点则落在将士上。又如《霜叶飞·秋柝》也是这个思路,题为马槽,词中则转为以拟人化手法写“当日奋鬣龙沙,一心功就”的千里马,而实写将士驰骋沙场的境况。如此写法又体现了中国传统咏物词的共同特点。

第三,寄托了对将士建功立业的礼赞,以及自己对天下承平的期待。写秋袴,则云“料挟纊、军心共乐。边城静,虎文斑绣,笑看倚麟阁”;写秋柝,则云“当日奋鬣龙沙,一心功就,玉鞞归去安稳”;写秋堠,则云“甚时看、瓠脱烟消,定添入、秋征诗料”;写秋灶,则云“策笑量沙,功归曲突,云台秋宴”;写秋镒,则云“便飞电排空,待指狼星碎。更射江潮退。趁几阵西风,千里全销烽燧”;写秋幢,则云“待周挥赵垒,唤一片、降幡飞出。看澄江、月静高牙,掩映洲前芦荻”;写秋幕,则云“空庭卷雪,帐殿嬉春,饶歌归去”;写秋堞,则云“但夜深、东去寒潮,冷伴女墙萝月”;写秋角,则云“怕家山梦远,西风残响,趁归鸿堕”。或直接呼唤和平,或礼赞清军雄姿,或期待乱军出降……这些军中设施须尽其所能,平复洪杨兵事;又希望尽弃所用,战争方能离人远去。故而,蒋春霖这组词虽不免有对湘军的溢美之词,对洪杨之乱的仇视态度,但这种关于军中之物尽其所能又尽弃所用的态度,颇见新意,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正如惠瑜《筠轩漫录》所云:“凉叶飘帘,凄虫絮壁,夜窗无俚,读江阴蒋鹿潭《水云楼词》,满纸秋声,掩抑低回,不能自己。”<sup>①</sup>蒋春霖“满纸秋声”的“苦难书写”,在营造肃穆萧瑟词境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以压抑感为主要倾向的表达特征。写秋景,如《蝶恋花》曰“云影压檐蛩语咽。凉雨声声、心碎梧桐叶。天外雁程飞又歇。小屏山上晴沙阔”,《瑶华·败荷》云“罗衣叶叶寒未剪,乱压一湖深翠……剩数丛、败苇荒芦,合写横塘秋意”,等。蒋春霖词写四季景物皆喜用“压”字,如《凄凉犯·十二月十七日夜……》“却开门、树影满地压冻月”、《扫花游》(点波细雨)“压春潮、一船幽恨”、《浪淘沙》“云气压虚阑。青失遥山。雨丝风絮一番番。上巳清明都过了,只是春寒”……可见,蒋春霖笔下之自然景致,已非宋代郭熙《山水训》说的“真山之烟岚,四时不同”,而是几近一种“同怀感,把悲秋泪,弹上芦花”(蒋春霖《甘州·余少识刘梅史于武昌……》)的共同视角。

#### 四、“感士不遇”之恸与天涯沦落的无尽喟叹

“士不遇”是中国古代士子表现生命困境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屈原较早地抒写了自己的生平不遇之感,董仲舒《士不遇赋》以自身的彷徨无归揭示了一代士人面对专制政治的不遇境况,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则直面“士”的生命存在价值……此后在儒、道、释文化传统的浸润下,“士不遇”的文化心理呈现出不同的取向,然均围绕着士子的命运、性格、社会悲剧意识,承载着他们生不逢时、孤苦飘泊等人生体验。据宗源瀚《水云楼词续序》载,蒋春霖曾自言“欲以《骚》经为骨,类情指事,意内言外,造词人之极致”,徐薰《水云楼词序》则以屈原为范曰:“蒋生鹿潭,承明不遇,作吏淮东,驱僮与居,踞觚灶北。芰衣荷裳,羌修能之自洁,霓旌玉珥,指潜渊以为期……鳩媒娶骂,伤如之何!”不过,正如屈原在《离骚》中所云“忼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心中藏着忠奸之辨的政治伦理观念,平生耿介孤忠,其流放虽系被迫,却也有主动选择的一面。此后,“沦

<sup>①</sup>惠瑜:《筠轩漫录》,《同声月刊》1940年第1卷第10号。



落困境的文人往往走向对现实的超越”<sup>①</sup>，以示其“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旨趣。相较而言，蒋春霖“士不遇”的困境体验虽与其“困于卑官，孤介忤时”的个性有关，但并非因为被迫流放或贬谪的结果。他少时随父生活在湖北荆州，中年寄寓北京，而后任盐官于富安，漂泊于东台等地，平生彷徨沉郁、沦落侘傺，其“天涯沦落”之感少有超越现实、独善其身的主动性，而是更执着于人生困境，将“生平抑塞激昂之意，一托之于词”（宗源瀚《水云楼词续序》），对人生苦难体验的描绘也就更为丰富细腻。

其中，与人生飘泊经历直接关联的“乡愁”，就是蒋氏频繁吟咏的生命感受。如《扫花游》便是一首“缅怀故园，欲归无计之什”<sup>②</sup>。在这首词中，词人选择“水”系列意象，逐层揭示游子思归的绵绵乡愁。落笔“点波细雨，乍泥住归人，便迟春信”，然思归之情迫切，故“布帆漫整。满空江化酒，别筵花韵”。在驿馆中，“数遍邮签，也怕莺期未准”，无奈“雁程紧”，故只能“试悄向故园，先探芳讯”。因欲归无计，下片只能托之于梦。在梦中，“奈湿雾濛濛，画楼难认”，而“堕水流香，又把孤篷暗引”，徒有漂泊他乡的凄凉之感，故歇拍云“醉乡近。压春潮、一船幽恨”，独自在异乡品尝如压倒春潮般的一船乡愁。此处，细雨、江水、酒水、湿雾、堕水、春潮等这一组与“水”有关的富有湿润感的意象，传递了词人既凝重又温馨的“乡愁”体验。此种欲速归无计的乡愁，亦如《满庭芳》（黄叶人家）词序所说的“秋水时至，海陵诸村落辄成湖荡。小舟来去，竟日在芦花中。余居此既久，亦忘岑寂。乡人偶至，话及兵革，咏‘我亦有家归未得’之句，不觉怅然”。真可谓“乡愁”如流水，剪不断，理还乱！

烽火连天的岁月更令蒋春霖伤心欲绝，愁情满怀。《水龙吟·癸丑除夕》即云：“一年似梦光阴，匆匆战鼓声中过。旧愁才剪，新愁又起。伤心还我。”当词人伫立他乡，异乡人的漂泊、苦涩感就会伴随着乡愁而生。如《卜算子》云：“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此阙字面上为惜春词，词人借落花、柳絮抒写别春之苦。然细细品味，正如陈廷焯所云“鹿潭穷愁潦倒，抑郁以终，悲愤慷慨，一发于词”，如这首《卜算子》“何其凄怨若此！”<sup>③</sup>时光易逝、才不见用、功业未成、前途无望，而又身无居处、漂泊天涯，此番意味尽在“化了浮萍也是愁”句之中。

异乡人的漂泊感、穷愁潦倒的沉沦感、兵戈方盛的惊恐感……盘结蒋春霖心中，暗流潜涌，化作其心灵的内在结构，故而词人对自我形象及处境极为敏感，时时流露出“身无所居”、“心无所寄”的命运意识。《齐天乐·送周弼甫、赵敬甫之杭州》云：“泪点关河，军声草木，愁杀江南行旅。”对蒋春霖而言，“所居”、“所寄”不仅意味着他对生存空间的一种解读，也意味着对自我处境的认知。从生存空间上说，蒋春霖时时感受到一种空间无边、时间无限的无奈感。在《甘州》（怪西风）词中，他将自己与友人刘梅史喻为晴空坠叶、无家燕子；《凄凉犯》（短檐铁马）认为所居小屋“似扁舟、风来舵尾，野岸冷云叠”；《风入松》（弯环绿水抱西城）说自己“风怀老去如残柳，一丝丝、渐减春情”；《虞美人》（水晶帘卷澄浓雾）则云“病来身似瘦梧桐。觉道一枝一叶怕秋风”……诸如此类，词人漂泊沦落的人生感受尽在其中，亦给读者一种生命哲学上的感悟。

于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关人生漂泊的诗句便经常被蒋春霖所化用。如其《唐多令》“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即源自《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句；《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亦与《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有关。至于《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以及“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等句，就更为蒋春霖所青睐。“天涯”词句，如《高阳台》“瘦腰不恨秋来早，恨秋来、偏在天涯”、《清平乐》“不

①尚永亮：《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论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及其在贬谪文化史上的模式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

②谢孝苹：《读蒋鹿潭〈水云楼词〉札记》，《词学》第五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③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72页。

是悲秋泪少,如今住惯天涯”、《虞美人》“遥凭南斗望京华。忘却满身清露在天涯”……“琵琶”意象,如《探春·己酉秋暮……》“寒雨连江夜,莫更把、琵琶低诉”、《虞美人·金陵失……》“琵琶声咽玲珑玉。愁损歌眉绿”、《烛影摇红·秋暮》“何处琵琶怨语。最愁人、沙场夜雨”……“青衫”意象,如《瑶华·败荷》“飘零漫惜青衫,算舞散湘皋,都是憔悴”、《渡江云·燕台游迹……》“秋生淮海,霜冷关河,纵青衫无恙”、《踏莎行·赠丁保庵,用王碧山韵》“醉鹤幽怀,品鸾凄调。青袍旧泪知多少”……正如何咏《水云楼词序》所云:“读者徒知其才之丰,不知其遇之蹇也。”蒋春霖以士子眼光抒写底层人物的苦难世界,其自道沦落穷困则至为关键。

## 五、诗性人格与“穷而后工”传统的伤感延续

关于蒋春霖的资质与性格,其《东台杂诗》自记云“好辩难为用,能狂亦累名”,时人李肇增《水云楼词序》云其“负文学气义,与世抵牾”,“与人轻直无曲贷,见者或惮之”,褚荣槐《水云楼词序》云“其乘弥戾之车,抱萧邱之性;方寸映日,都现文章”,皆指出他有外疏狂、内挚热的性格以及痴迷文学的兴趣。另如何咏《水云楼词序》、宗源翰《水云楼词续序》、杜文澜《憩园词话》、金武祥《蒋君鹿潭传》等均有类似记载,综而观之,蒋春霖负隼才,有才思;性倜傥,不拘泥;好读书,不溺于章句;情感丰富,具有一种诗性人格。

法国学者雅克·马利坦曾指出,“诗”以创造性直觉为原始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所有艺术的生命,“诗以它自己灵活的意志在驱动,指挥并控制艺术。”<sup>①</sup>当这种内在驱动融入艺术家的生命,令其痴迷于艺术世界的遐想之中,感到惟有诗意生存,才觉察这个世界的存在,如此就可能孕育出一种诗性人格。孔子观山水,主“比德”,可谓儒家诗性人格的美学实践。其心中的诗人当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君子(《论语·雍也》),诗性人格的形成须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历练过程。道德人格虽凌驾于诗性人格之上,然人之道德修养于诗性人格的形成十分关键。清代王鸣盛言:“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齷齪,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袁枚征引并缀言曰:“余爱其言,深有得于诗之先者。”<sup>②</sup>“孤介忤时”的蒋春霖正可谓既是一往情深、胸境超脱之人,也是能“咬文嚼字”的“能写之”者。

结合金武祥《蒋君鹿潭传》等资料,蒋春霖诗性人格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一是楚地自然人文环境的滋养。他幼随父至湖北,“久涉郢汉,得江山骚赋之气为多”。二是人际交往中文学环境的培育。蒋春霖平生所交多文士,一方面“道光中叶,海宇清晏,士夫雍容樽俎,文宴称盛,君周旋先辈间”<sup>③</sup>,另一方面他“遇文士必引以作词,娓娓不倦”<sup>④</sup>。三是“古穷人之辞”的文学人生。诗人“穷而后工”说为中国文学之传统,“撰述每出于侘傺困穷,抒情言志尤甚,汉以来之所共谈”<sup>⑤</sup>。如白居易《序洛诗》云:“予历览古今歌诗……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sup>⑥</sup>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总结云:“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sup>⑦</sup>蒋春霖平生遭遇正可用一个“穷”字概括。李肇增《水云楼词序》评述其人生,一方面,“以君之才思,排金门,历元阙,仕承

① [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刘有元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44页。

② 袁枚:《随园诗话》卷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

③ 金武祥:《蒋君鹿潭传》,《粟香室文稿》,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④ 杜文澜:《憩园词话》卷四,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922页。

⑤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36—937页。

⑥ 白居易:《白居易集》(全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74页。

⑦ 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3),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77页。



明著作无愧；即出肩民社之责，理斃榦刷，有余裕也”，“顾名不通版，浮沉掾曹，又为世摒弃，将以词人终，遇世亦穷矣”，可谓精神之穷者；另一方面，“君羁泊海上，时有晏大夫其人者，慰恤孤穷，分粟以哺之，得免槁饿，可以闭门啸歌，则君之穷，又未至留落不耦如余者也”，生活上还是过得去的。鉴于蒋春霖人生理想之旁落，徐鼐《水云楼词序》曾以屈原喻之，谭献则以杜甫誉之。可以说，蒋春霖诗词创作充满着现实关切和历史悲情的诗性人格之美，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关于诗人内涵的传统认识。

其实，蒋春霖对自己的诗人角色有着清晰的判断。幼时尝登黄鹤楼赋诗，老宿敛手，一时有“乳虎”之目。“君故力于诗，追源究流，靡不洞贯，积稿累数寸，中岁乃悉摧烧之，语所知曰：‘吾能诗非难，特穷老尽气，无以薪胜于古人之外，作者众矣，吾宁别取径焉。’用是一意于词，以终其身，然亦卒成大名。”<sup>①</sup>他中年弃诗，并非厌诗，而是为了独辟蹊径，以期成一家的创作目的。同样，他后来“乃易其工力为长短句，镂情剝恨，转豪于铢黍之间，直而致，沉而姚，曼而不靡。呜呼！君之词亦工矣”<sup>②</sup>。而蒋春霖这种堪为诗人、词人的自我认同感，也印证了华兹华斯对诗人的判断：“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中唤起热情。”<sup>③</sup>检读蒋春霖词，可见“感”字频率使用最高，如《渡江云》（燕泥衔杏雨）乃“春明再到，人事都非，崔护萧郎，一时同感”之作，《探春》（堕叶红腴）则是“己酉秋暮，饮于珠溪，奉觞人颇似阿素，雾鬓风鬟，飘零亦相若也。感成此解”之篇，而《木兰花慢》（破惊涛一叶）又是“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而成，至于“闻妙香感咏”，亦能作《瑶华》“帘栊未卷”一首……由此，可进一步理解蒋春霖对“穷而后工”创作精神的体会何以更加敏感。也正因为这种诗性人格，蒋春霖在苦难叙事中具有他人难以比拟的艺术感染力。

（责任编辑：高峰）

## Jiang Chunlin's *Ci* Poems on Hardships in Life

YANG Bai-ling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writing poems (including *ci* poems) on the themes with great soci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mbodies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scholars' writing on hardships in life. In his poems, Jiang Chunlin focused on the sufferings of the lower class and portrayed the war situation in Xianfeng's Reign (1850—1861) by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Bao Zhao's *Wucheng Fu* 芜城赋 (literally a poetic exposition on the remains of old cities). He describes the sadness of soldiers as "extreme grief" and characterizes the feeling of desolation in the army in resonance with the sorrow stimulated by autumn as a time of withering in the poetic tradition. He sighs at his being igno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living an unsettled life. His character as a poet is well reflected in his poems, and his life experiences make his poetry continue and consolidate the artistic spirit of "accomplishment resulting from hardships" i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Jiang Chunlin; *Shui Yun Lou Ci Poems*; history of *ci*-poetry; writing on hardships

①金武祥：《蒋君鹿潭传》，《粟香室文稿》。

②李肇增：《水云楼词序》，《水云楼词》三卷，江阴先哲遗书本。

③[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一八〇〇年版序言，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8—49页。